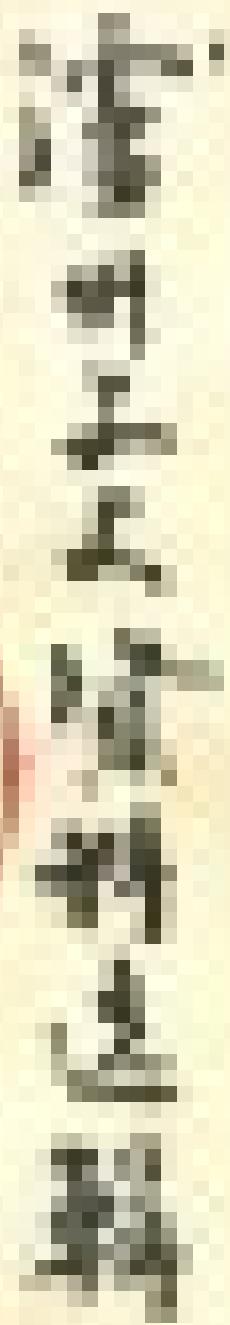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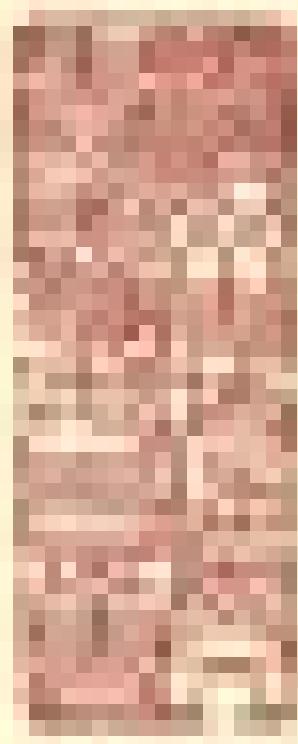


24.04

瀘州文獻資料選輯

第十四輯





清州上文情料述輯

第十四輯

泸州文史资料选辑
第十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国营合江县印刷二厂

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(内部发行)

目 录

红军游击队司令员赵文海烈士传略	陶杰龙	(1)
欧文辉烈士	何耀祖 龙政举	(12)
刘湘暗助中共巨款经过	刘志翔	(19)
泸州的第一所幼儿园	陈鑫明	(21)
杨森在泸县活动记略		(24)
忆代与龄生平	孙 湘	(40)
彝族民主革命家余健光	颜 林	(54)
罗文才传略	刘克强 颜 林	(58)
刘航琛其人及其轶事	刘志翔	(63)
泸州民主教育的奠基人——陈铸	易润生	(69)
党的朋友胡九云	成其云	(73)
回忆王震将军南征	邱正明	(82)
合江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	喻亨仁	(88)
抗战初期古蔺流传的革命书刊		
和救亡歌曲	邱逸生	(95)
救亡从军记	杨潜芸 王鹤雏	(105)
我所知道的泸县战地服务团		
——一个女兵的回忆	李润芳	(109)
抗战中的叙永回民	马 孝	(115)
泸州大学的创办和调整	吴 汉	(119)

纳溪班打狮子	李润德	(127)
民国时期泸州的水灾	刘志忠	(134)
纳溪的牙行，斗纪	丹 枫	(141)
纳溪县旧时的庙会	龙正举	(192)
堂倌生涯	呙德发 陶长清	(157)
泸州解放前的金融业		(163)

红军游击队司令员 赵文海烈士传略

陶杰龙

毕节赤水河，处于川黔交界地，南关川黔大道旁，有一棵枝叶繁茂的黄桷树，南来北往的行人，都喜欢在这里歇脚、吃茶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八月的一天，黄桷树下骤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枪声，贵州游击队司令员赵文海和他的义子——游击队员赵银臣同时倒在血泊中。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稽查处长张云龙和一群便衣特务，用冒烟的枪管翻动着两具遗体，确信他们已停止呼吸，但看到赵文海仍圆睁两眼，死不瞑目，吓得刽子手胆战心惊，极端恐惧，急匆匆跑回毕节，向专员兼保安司令廖兴序领赏去了。

逼上梁山

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十二月二十日，赵文海出生于四川省叙永县洞溪乡大坡头（现属纳溪县白合乡）。幼名崇熙字学宗，后改名文海。其父赵云程，略有家产，在地方上充当团正，可谓有钱有势。赵文海是长子，父亲对他企望很大，从小就受到严格教育，既习文，又习武，读过几年私塾，能念通一些古典词句，喜看历史小说，特别爱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，对关羽、武松、鲁智深等人物

非常钦佩，把这些人物当成英雄典范、正义化身。他从小就重感情、讲义气、有抱负、敢作敢为。这些性格的养成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历史人物的影响。

赵文海二十岁时，开始在社会上出头露面。他身材魁梧，体魄健壮，聪颖好学，机智勇敢，又练就一手好枪法。赵云程委派他当民团队长，将管辖的二十多名团防武装，全部交给赵文海统率。赵文海初出茅庐，想为地方办点好事，规定民团以“保乡安民”为宗旨，教育团丁秉公办事，不与反动团阀同流合污。因此，附近团阀豪强视赵文海为异己，记恨在心，伺机除掉赵文海。

民国二十一年，赵文海民团里的两个团丁，因年老的父母生病，家境贫困，无钱医治，暗地里组织两个生活无着的人，在洞溪乡黄银沟路上，拦劫了一个富商。事后，被劫富商多方打听，终无探出拦劫他的人是赵云程的团丁，便向地方当局控告。当局以“纵团行劫”为由，撤掉赵云程团正职务；叙蓬溪团总石怡安，乘机以此为借口，向赵文海问罪，派人去抓他。赵文海事前听到风声，未等抓他的人来，便带着他领导的团队，到纳溪文昌宫、水口寺岩上躲避起来。赵文海离家后，家中数次被抄，父母因忧虑和惊恐，先后双双亡故，一家大小被迫外逃避难，好端端的一个家庭，被反动势力搞得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。赵文海有家难归，走投无路，索性打起“打富济贫”旗号，公开与豪绅势力对抗。

坎坷道路

纳溪县上马场至水口寺一带系叙(永)纳(溪)江(安)

三县交界地，山高路险，易守难攻。赵文海选中这个地方，带着他的“弟兄”们在这一带打富济贫，经常打击土豪劣绅，没收不义之财；伏击反动保商团队，夺取烟土和富商财物，袭击地方反动势力，提取枪支弹药，但对贫苦百姓从不干扰，秋毫无犯。叙、泸、纳、江等县的军阀、团阀、奸商、豪绅等反动势力，对赵文海恨之入骨，多次调集武力围剿，由于赵文海的队伍战斗力强，机动灵活，不仅没有被打垮，反而越来越多的团丁带着枪找赵文海入伙。在短短几个月中，赵文海的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枪。

人枪增多了，队伍壮大了，今后怎么办？这是赵文海经常思考的问题。他认为，“占山为王”不是长久之计，单凭少数人的武装，要想干一番事业是不易办到的，甚至会遭到恶势力的扼杀。因此，他想改弦易辙，寻找一条光明大道，把黑暗势力扫除干净。民国二十二年间，四川军阀刘湘委任顾晓帆为“叙蔺宋边防清乡司令”。顾没有基本队伍，是个光杆司令，因此，他八方收编和招募各式各样人物，名为“招抚流亡，安靖地方”，实则是扩大势力，为刘湘与黔军争夺地盘。赵文海在徬徨之际，适逢顾晓帆招兵，不识其反动本质，自以为这是一条出路，于是带着队伍投入顾部，被委任为营长。入顾部后，他看到军阀们扰民敛财不亚于土匪，特别是他认识到军阀扩充队伍的目的是抢占地盘。“占山为王”的军阀、土匪、地方豪绅势力，统统是“一丘之貉”。他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，走到了一条走不通的路，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光明大道呢？赵文海在思想上苦苦地思索着。

不久，顾晓帆被改编。赵文海同另两个意气相投、对军阀不满的营长，经过充分酝酿，订出“另谋出路，各奔前程”的计划。他们趁改编之机，率领一批知己部下，携带好枪支弹药，开赴兴文、古宋一带，重新过起“打富济贫”生活。虽然脱离了军阀控制，但当时还没有找到共产党，前途仍是渺茫的。

走向革命

1935年，红军长征队伍经过川、滇、黔地区，所到之处，播下了不少革命种子，开花结果。共产党的主张，越来越多为广大人民群众知道；共产党的行为，越来越为多数人称赞。中共川南特委制定的《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》，在群众中广泛流传，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。川南特委还散发《告绿林弟兄书》，指出绿林弟兄的出路是：“加入红军游击队，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建立苏维埃政权……”。赵文海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、政策非常称赞，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，才能拯救人民大众；枪杆子只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，才能打倒土豪劣绅，劳苦大众才能获得彻底解放。他决心找共产党，要求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。

赵文海在找共产党，其实，党早就注意到这支队伍了，多次从侧面面对赵文海的队伍进行工作，同时也摸清了赵文海为人正直、渴望光明，于是，决定收编和改造这支“绿林”队伍。因战斗频繁，又无固定根据地，双方相会是很困难的。直到1936年春，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兴文炭厂，才和赵文海的队伍会合。根据赵的迫切要求，接收

了他的队伍，进行了短期培训和整顿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验，赵文海进步很快，对新事物感兴趣，有强烈的爱国观念和迫切的入党要求。根据他的志愿，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批准赵文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赵文海在党的领导下，走上了光明大道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。

叱咤风云

1936年夏，川滇黔边区特委决定建立贵州游击队，任命赵文海为支队长，阮俊臣为政治委员。支队的主要任务是：第一，以贵州毕节为中心，在黔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；第二，宣传执行党的政策，把当地穷苦人民组织起来闹革命，逐步赤化农村；第三，保卫地方组织，建党、建政、建军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。

赵文海受命后，率队去与阮俊臣会合。但因阮俊臣带领的游击队遭到三省反动武装袭击，损失很大，阮俊臣将剩余的部队分散活动，待机再起。他本人打入柳际明旅，任柳旅驻贵阳办事处主任，准备秘密搞点军火，武装游击队。赵文海找不到阮俊臣，单独在黔西北、滇东北一带活动。他发动群众，召集旧部，积蓄力量，瞅准机会，打击和惩罚反动武装和恶霸豪绅，开仓放粮，救济穷苦大众，不断扩大游击区。

1938年春，赵文海会到了政委阮俊臣。阮将原在贵州毕节、云南水田寨一带坚持斗争的队伍集中起来，与赵文海率领的游击队合编，两队共千余人，枪六百多支，由赵文海任司令员，阮俊臣任政委，康海平任参谋长。支队下设三个大

队：一大队长黄子龙，二大队长路明宣，三大队长詹绍武。支队根据斗争需要，结合当时斗争形势，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和策略：响应党中央号召，执行抗日救国方针；严格遵守纪律，团结各民族各阶层爱国同胞，联合起来共同对敌；动员和争取一切爱国武装力量参加游击队，为国家、民族的生存而奋斗。

1938年十月上旬，游击队开到水田寨附近，争取了镰刀湾开明土司杨毕娄，扩大了支队活动范围。自此，支队建立起以毕节的黄塘、对坡，云南的水田寨、镰刀湾为中心的游击区，发动和组织群众，抗捐抗租，惩治贪官恶霸，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。

十一月上旬，支队派交通员许天文到张家冲，催促乡长张百尧，将支队换取的两支步枪和一千发子弹运给游击队，张百尧非但不给，反将许天文杀害。消息传来，队员们悲愤万分，发誓报仇。赵文海决定严惩张百尧，杀鸡儆猴。当天夜里，他亲率一支队伍前去逮捕张百尧。张因惧怕游击队，未等部队到达早已遁逃。赵文海组织群众，打开张家粮仓，将粮食和财物悉数分给群众，受到人民的称赞和拥护。部队当晚在打鼓坪宿营，又惩罚了几家土豪劣绅。为了发动和争取群众，孤立和打击敌人。赵文海决定在打鼓坪驻防，并将两面鲜艳夺目的红旗插在打鼓坪制高点上。

支队的活动，使国民党极度恐慌，燕子口区区长丁培元连夜将情况急报毕节专署。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朝宗接到急报，因无兵可派，只得调民团应急。即令吴家屯、海子街、燕子口三个区的民团全部集中燕子口，由阮少白、丁培元、

周堯培三人率领，围剿游击队。

李一飞

游击队闻讯，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。赵文海认为，敌人是三个区的民团，又是分三路来，他们由于自身的利益，都想保存实力，不会齐心合力围攻，定有先有后。我军集中兵力猛打先到的一路，并给予彻底消灭，其余两路就会不打自溃了。指挥员们同意赵的分析和作战方案。于是，调集部队，埋伏在指挥部周围，待机歼敌。上午十时许，阮少白指挥的民团仗着人多势众，抢先到达，一阵叫嚷，乱窜着向村里冲来。赵文海镇定自若，捕捉战机。待敌人冲到一片开阔地，有利射击时，猛喊一声“打！”游击队员们瞄准敌人，射出愤怒的子弹。民团立即倒下一遍，队形大乱，向后溃逃。没等阮少白回过神来，赵文海已率队员猛扑过来把他捉住。这一仗，打死敌人数十名，俘虏阮少白及其副官以下官兵六十多名，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。赵文海见到垂头丧气，脸色惊恐的阮少白，风趣地说：“哟，这不是阮区长吗？欢迎！欢迎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带头拍起巴掌。窘得阮少白脸上青一阵、白一阵，一再向赵文海求饶。另两路民团亦在游击队的打击下，溃不成军，逃了回去。

毕节林口的反动土司杨砥中，由于反共有“功”，蒋介石在重庆亲自召见了他，封他为川滇黔三省边区“土司民众代表”，还发给了一些武器，让他扩展发动势力。杨回到毕节后，反动气焰十分嚣张，招兵买马，扬言要“铲除三省赤匪”，并以其“代表”身份，四处游说，进行反动宣传，离间群众与游击队的关系，还与毕节专署勾结，妄图一举消灭游击队。

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，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，支队决定惩处杨砥中。1940年10月26日，赵文海率队绕道林口，径直北进来迷惑敌人。傍晚又以急行军返回距林口五华里的箱子厂驻下，准备第二天黎明进攻林口，捉拿杨砥中。殊不知老奸巨滑的杨砥中已探明游击队的行径，急忙调集各路民团八百余人，半夜时分将箱子厂包围，只等镇雄大团阀陇承尧的独立营赶到时，从四面八方进攻，梦想一举歼灭游击队。

凌晨四时，支队哨兵发现了敌人开枪报警，一时枪声大作。支队领导面对紧急情况，沉着冷静，指挥果断。赵文海立即命令二大队迎击正面之敌，一、三大队从两侧向林口移动，伺机进攻敌人老巢，打乱敌人指挥系统。一、三大队在两侧山上与敌人遭遇，因已占领有利地形，居高临下向敌人猛扑，打得敌人哭爹喊娘，四散逃命。二大队趁敌人混乱之机，发起冲锋，敌人不支，拼命向林口逃跑。支队紧跟追击，打到林口街上，敌人纷纷逃入碉堡，利用城堡固守待援。游击队利用房屋作掩护，很快攻到碉堡下，收集一些干柴，准备火烧碉堡。敌人见状，惊恐万分，一面高声求饶，一面将鸦片、腊肉、粮食抛下，表示投降。游击队员们见敌人只抛物资不抛枪，知道是假投降，立即揭穿敌人阴谋，命令敌人缴枪。恰好这时，哨兵报告：发现镇雄陇承尧的独立营向林口奔来。赵文海看到地形不利，为了避免前后受敌，立即命令撤退。等陇承尧到达林口时，游击队已安全撤走了。

这一仗，由于赵文海沉着指挥，机动灵活，不仅使部队

避免了损失，还击毙了杨砥中的得力头目杨有贤，缴获了一批战利品，打击了反动土司杨砥中的嚣张气焰，为支队的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。

游击队打垮阮少白后，声名大震。不久，国民党军队九十九师到毕节征兵，得知游击队情况，派副官找到水田寨与游击队联系。他向游击队介绍了国共两党已合作，红军和南方游击队已改编为中央军的情况，要求游击队与九十九师谈判，接受改编。游击队因长期和上级党失掉联系，未得到党的指示，仅听到一些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的消息，当时持怀疑的态度，现在证实这消息的可靠性。经过讨论，指战员们认为，大敌当前，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，表示愿意开赴前线，杀敌报国，同意同九十九师谈判。

谈判地点在林口，九十九师征兵主任刘某来到林口与支队领导人谈判。经过磋商，达成协议：游击队同意在不编散部队、保留原有领导人任职的前提下，接受“征编”。赵文海、阮俊臣挑选六百多名精壮青年战士，交路明宣率领，编为国民革命军九十九师独立团，于1939年春开赴抗日前线。因此，支队力量骤减，阮俊臣、赵文海带领留下的一部份人员继续扩大力量，坚持斗争。一年多后，支队又发展为三个大队。这时期，他们根据老百姓的要求，惩办了一些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和民团头目，扩大了政治影响，赢得了广大劳苦群众的爱戴和拥护。

1940年冬，国民党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，地方反动势力加紧对游击队围剿，反动土司陇承尧一面重金收买绿林败类王百川打入游击队作内奸，一面勾结毕节绥靖公署，调动一

一切可以调动的武装，向游击队进行疯狂的袭击。由于敌强我弱，寡不敌众，内部又有奸细，游击队走到那里，敌人就追到那里，战士们得不到休息，武器弹药也得不到补充，三个大队相继失败，大队领导人有的牺牲，有的下落不明，支队领导人大部份牺牲，只有司令员赵文海与政委阮俊臣突围成功。他二人突围后，收容失散人员，准备重整旗鼓，以图东山再起。毕节专署到处张网，追捕阮、赵二人。1941年6月，阮俊臣到毕节进行秘密活动时被捕。专员廖兴序亲自审讯，诱以高官厚禄不成，又施以严刑拷打，阮俊臣软硬不吃，以死拒之，最后英勇就义于毕节大较场。

壮志未酬

面对残酷现实，面对沾满人民鲜血的屠刀，赵文海毫不畏惧，不屈不挠，强忍着思念战友的悲痛，积极筹划，准备重建游击队。

赵文海的义子赵银臣（原名黄光明）与赤水河一个姓杨的姑娘结婚，在赤水河开了一个客栈，这个客栈也是游击队的联络站。赵文海为了筹集经费，秘密回到赤水河找统战人士刘会川联系，准备请刘帮忙。赵文海的行动，被赤水河国民党区分部书记、联保主任张德忠探知，密报毕节保安司令部。特务张云龙将张德忠叫到毕节，面向专员廖兴序、稽查处长田动银汇报。田立即命令手下特务调动人马，逮捕赵文海。

张德忠奉命先回赤水河监视赵文海。第三天，张云龙带几名便衣特务来张家并先行埋伏，布署张德忠诱骗赵文海父

子来张家进行逮捕。张德忠到赵银臣家，见只有赵文海，便对赵说：“请到我家去，有要事相商”。赵文海认为张德忠个人不敢对他下毒手，坦然随张前去，一进张门，立即遭到特务袭击。赵虽有武功，因一是无备，二又寡不敌众，被特务五花大绑捆起来。张德忠二次去找赵银臣，在河边见到了他，也如法炮制，赵银臣也遭毒手。

敌人在抓捕赵文海时，尝到了赵的武功，同时又慑于这位贵州游击队司令员的威望，不敢将赵氏父子押送毕节。刚出张家后门，便在一棵黄桷树下开枪了，罪恶的子弹射穿了两个革命者的躯体。赵文海壮志未酬，圆睁虎眼，倒在血泊之中，为党为人民英勇牺牲，时年仅四十三岁。

赵文海在川滇黔历经曲折和艰险，坚持了六年之久的武装斗争，他和支队其他领导人，带领游击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，同时唤醒了成千上万的人民起来闹革命，在革命斗争史上，谱写了光辉的一页。赵文海的英名将流芳千古，永垂史册。